

宗教与认同：关于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群体现状的调查研究

阿拉坦宝力格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论文根据笔者实地考察的田野笔记和文献资料,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历史、生活、文化、认同意识进行分析, 探讨研究和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应如何确立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客观的文化因素和主观的认同意识等整体论观点。

关键词: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 认同意识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一、复杂的名称

美丽富饶的阿拉善戈壁地区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小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 用蒙古语进行交流, 当地行政部门对他们的民族识别为蒙古族, 对他们的户口登记也为蒙古族。因为没有官方的户口统计, 他们的人口数量大多为推测数字。根据部分个人的统计数字, 约为一千三百余人。^[1]虽然他们的生活习俗与当地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族其他部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由于信仰的不同, 在生活习俗方面也形成了多少不同的特征。比如他们的殡葬祭祀仪式就和当地的蒙古族有所不同, 他们的有些饮食习俗也和当地蒙古族不同。故被称为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2]或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1]有些文献也称他们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善蒙古族。^[3]蒙古语的部分文献上也有称其为[mongol hotong] (意为“蒙古回回”)或蒙古回回之称。^[4]当地的部分居民也自称为[mongol hotong]。但他们还强调自己和其他的[hotong] (回族) 不是一个民族 (据笔者的田野笔记)。汉文文献也可见蒙古回回、^[5]缠头回回等称呼。根据部分学者的考证蒙古回回为当地居民的自称, 而回族 (宁夏) 称他们为“缠头回回”。^[6]

有些文献还称他们为“‘回回蒙古’或‘蒙古回回’这一种特别民族”。^[7]那么能否称他们为单独的“特别民族”? 如果能, 应称他们是什么民族呢? 因此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他们和民族或族群等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进一步明确一下民族或族群等基本概念, 然后再重新考虑一下称他们为民族是否妥当的问题。

前不久我们对信仰基督教的蒙古族民众进行过调研。根据实地考察, 他们的民族认同很明确, 他们有明确而强烈的蒙古族认同意识, 只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自称为“兰教”, 由此把自我归属的信仰群体区别与其他信仰“黄教”即喇嘛教的蒙古族群体。他们对族群历史的记忆也很清楚。也就是说 1870 年前后, 当地的部分蒙古族民众, 受到西洋传教士的操作性传教活动的影响, 开始皈依基督教, 从此对基督教的信仰保留至今。除宗教活动外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的蒙古族民众没有太大的区别。^[8]和蒙古基督教徒们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感觉这两个群体同样有蒙古族认同的同时对历史的记忆有着微妙的差距。我们在这里无法考证这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操作性判断, 但不可动摇的是我们的工作作为科学研究, 对自己所观察的事情应该进行如实的描述。

目前虽然多种文献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称呼不统一, 但他们的自我称呼基本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 这一点可以用本群体一名文人撰写的文章来证明。他所写的文章为《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9]

确定他们是来源于什么民族之前, 我们应明确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

根据国内权威性百科全书解释,以往对民族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在国内这种定义是比较普遍的对于“民族”的定义,定义的大致内容和斯大林的定义吻合。另根据前人研究,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把这个定义当中的四个特征当作了主要的识别依据之一。[11]但这个定义有时也允许例外的存在。比如我们以蒙古族为例。他们当中,例如当今的土默特部落几乎不以蒙古语进行交流,他们从事农耕,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文化变化巨大,发生变化后的时间也比较长。但他们的蒙古族历史记忆和认同意识比较强烈。经过学者们近年在土默特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全体持有蒙古人的认同”。[12]还有部分科尔沁部落,虽然多数从事农耕,在他们当中也能看到有一部分被流传到现代的萨满和强烈信仰萨满教的人或行为,他们借用这种传统的萨满教仪式或行为,不断强化了他们独有的历史意识和认同。[13]也许是受国内民族学研究深化的影响,或受到近年来兴起的人类学研究的影响,让人们重新考虑“民族”的概念。人们也认识到,过去的概念和今天的实际情况有一些微妙的差距,并认识到民族这一概念的复杂性。

“给民族下定义,要比国家下定义困难的多”。[14]“民族”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前的西方。不管在西方还是在国内,他的内涵很复杂,因为本文不是专门探讨“民族”概念的论著,不便于在此详细谈论。只是简单介绍同本论文相关的概念。

“民族”或“种族”等概念其实都是人类对人类进行分类的概念。人类对人类进行分类的尝试,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古就有。有的学者认为“据史籍记载,中国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对生活在广大土地上的各种类似今之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夏、商、熏鬻,九黎、有苗、羌等、已有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只是使用的词汇与现代不同”。[15]

我们如果比较“人种”(race)和“民族”(ethnic group)的概念,“人种”的分类主要根据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眼睛的颜色等生物学特征。相比之下,对“民族”的分类,则根据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文化方面的特征。近年来,确认自我与他者的“认同”(ethnic identity)概念被人们更加重视,并作为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认同”是人们在语言、宗教、习惯、出身、历史当中,至少强调某一个方面的共有特征。[16]注重“认同”的分类与重视外表的“人种”分类比较,或注重客观文化要素的“民族”分类比较,进一步强调了结合客观现象与主观意识的全方位的视角。

一方面“民族”和“种族”概念容易混淆,另一个方面“民族”和“族群”的概念也容易混淆。根据部分著名学者的解释,应该把英文的 ethnic groups 译为“族群”,把“民族”当作 nation 的翻译,认为在西方文献中“民族”通常为政治实体,“族群”则更强调带有其他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的群体。[17]据说单独的“民族”概念,在西方,起初同国民国家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1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国内“民族”好像含有两种含义,即一个是指西欧语系中的“国民”(nation),负担着国家主权的人。具体而言,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华民族”。此时的“民族”可以置换为“公民”或“人民”。二是指少数民族。比如说到“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团结”、“民族法”、“民族干部”等字样时就是少数民族之意。[19]如不考虑西方国家的争论,国内对“民族”的理解确有这种现象。我们收集有关文献时遇到“特别民族”之类的称呼,可能和这种理解有关系,也就是说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论述和定义在阐述方面的模糊性。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考虑,阿拉善盟地区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是否成为“特别民族”的问题了。前面已经简单介绍了“民族”的概念及其复杂性。我们又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复杂概念。那么什么叫“特别”呢,如果从文化整体去思考,理解这里的“特别”其实也不难。作者认为他们把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与其他的蒙古族做了简单比较,发现这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又把这一部分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做比较,结果这一部分人还讲蒙古语。因此他们认为“特别”。不过不能忘记,按着这种推理,蒙古族的科尔沁部落、土默特部落,或信仰基督教的汉族民众、讲汉语的回族群众等等是否都成为特别呢,显然推理不成立。按照认同意识或民族识别工作所坚持的尊重意愿原则,不应该盲目称呼,或着急认定他们是什么民族或者不是什么民族。因此我们在这里也不称呼他们是什么民族。而是根据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记载,沿用旧称,依旧称他们为“信仰伊

伊斯兰教的蒙古族”。

至于“蒙古回回”或“回回蒙古”的名称，本文认为也有不妥之处。“回回”一般指的是回族。据文献记载“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分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20]从地理背景方面来考虑，阿拉善地处贺兰山以北、黄河以西的地带，而贺兰山以南黄河以东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历来是回族群众居住地域。根据当地政府部门文献记载，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同心、贺兰、平罗、黄渠桥一带的回民先后来到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主要从事旅店、饭馆、贩卖牲畜、搞驼运业、经营畜牧业生产。年长日久，定居者增多，为过宗教生活举行礼拜而建造了清真寺。早在1878年就开始建造清真寺，到1999年全旗共有清真寺10座。^[21]这就说明在这一地区，早期就有了同回族文化的交流。也许这些文化交流影响了对他们的称呼。这里我们不必细说蒙古族的历史渊源。因此在学术研究论文中我们要用“蒙古”和“回回”组词重命名一个群体，是否妥当，应该再三考虑。

二、历史与传说

对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的历史渊源，在这里从传说开始讲。他们当中姓马的一部分人，自称族源来自于东乡族。东乡族也信仰伊斯兰教，而语言同属蒙古语族。^[22]对东乡族的族源虽有不同说法，但一说为成吉思汗于1226年远征西夏时，兵临河州、临洮一带，将部分蒙古军留驻此地，这些人以后进入东乡，形成东乡族。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被称作过“东乡回回”。^[23]我们在前一节里提到过“蒙古回回”一称。称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为“蒙古回回”，也许和这些民族的名称有什么联系，但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在历史上比如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也曾经被称作“回回”。根据前人调查，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保安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支，他们的风俗习惯，诸如家庭生活，社会习尚以及婚葬嫁娶、礼节禁忌等方面，除有自己的特点外，大体上和当地回族相似。^[24]不过目前在阿拉善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除祭祀、饮食等部分生活习惯外，很多生活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与当地的其他蒙古族群众相似。另外，被猜测可能和这一群体族源有关系的另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为撒拉族。我们到阿拉善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时，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安·孟和先生也提到过，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来源是否与东乡族或撒拉族有关等猜想。不过撒拉族语言虽然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细说起来他们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的乌古斯语组。^[25]因此没有更多的语言或词汇方面进行比较的资料，不能贸然断定。

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族源问题有几个不同的解释。但任何一种解释都没有可靠的论据。我们把这些不同的解释或猜测归纳为两大类，一类为文人们根据历史文献进行的解释，另一类为当地人们的传说，也可称为民间记忆。

首先我们看文人们是如何解释这一群体的族源问题。

（一）来自新疆的哈密人或东土耳其人

阿拉善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里收录了早期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一篇题为《贺兰山的四边》的文章。文章写到“顺着黄河边上走，所过尽是肥美的地方，地上也有阡陌的痕迹，现在水利不修，社会不定，完全又成荒地了。十里左右，路旁有蒙古羊圈，乃下马入其简单蒙古包中饮茶，我看他们高高鼻子，略带灰色的眼睛，不和普通蒙古人一样，知道他们正是‘回回蒙古’或‘蒙古回回’这一种特别民族。他们现在住蒙古包，说蒙古话，穿蒙古服装，也过蒙古游牧生活，政治上属阿拉善旗管辖。但是他们不相信喇嘛教，而信回教，从很远的地方请来回教教主为他们念经，据他们自己说法，他们祖先是哈密人，迁移到这面来的。故大致为新疆东土耳其人（缠回）之一支。后来血统与生活为蒙古人所同化，而宗教则尚存其旧日之传统”。《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没有标明范长江的文章发表日期，但本选编出版于1986年。^[26]

（二）来自于哈萨克人

同样在阿拉善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里又收录了一篇摘自1944年《经济汇报》的文章，题为《阿拉善旗经济状况》，作者为陈国钧。在此文章中写到

在阿拉善“仅有二十余家回人，为前清乾隆时扎萨克罗布藏多尔济远征带回受降兵卒之哈萨克人，俗称‘缠回’人，迄今归化以久，一如旗内蒙民，说旗话，习旗俗，唯奉回教待持戒律，今居旗内沙金套海、可是儿四镇等一带，约二百余家”。[27]

（三）来自于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1988年由阿拉善盟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阿拉善盟情概览》一文中写“在阿拉善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两个：一是回族，二是少部分蒙古族，俗称为‘蒙古回回’……”。

关于‘蒙古回回’的来源，档案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是基本上一致的，可以分为三个来源：其一是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罗布藏多尔济，于乾隆年间奉清廷之命，从征新疆哈萨克部、柯尔柯孜部时降伏带回来的哈萨克人、柯尔柯孜人、维吾尔人，将他们安置在沙金套海一带；其二，当年罗布藏多尔济在新疆征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时，曾驻扎在哈密王的属地，因此结识了哈密王及其部众。战争结束后，哈密王属下的一些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柯孜人尾随来阿拉善旗做买卖，卖葡萄。首批来了‘五姓七个人’，要求入籍定居，经哈密王在北京见到阿拉善旗罗布藏多尔济王说情后，才准许加入旗籍，成为旗民。他们同当地蒙古族互相通婚，繁衍子孙，同化为蒙古族；其三，清末，民国初年以来从新疆、甘肃、河州、宁夏等地逃难流落迁入的回、维族等伊斯兰教徒，但这部分人为数极少”。[28]

为澄清这一部分人的族源，列举如此众多的民族部落名，却有一点让人迷惑不清的感觉。不过为追述他们的祖先而列举众多民族的名字，好像成了一种惯例。阿拉善左旗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阿拉善左旗志》写有同样的记述。书中对伊斯兰教徒的族源持有同样的观点。[29]

身为伊斯兰教徒的安·孟和先生在他的《阿拉善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中也谈到了上述文献中提到的诸民族。他说“总之，根据各方历史资料和祖辈的述说，伊斯兰教群众在阿拉善定居是从阿拉善第二代王爷开始，第三代王爷的部分随从和而后做生意而来的三部分人组合而成的”。[30]他把各方的意见都纳入后，把祖先的来源也归纳为三个，但他的三个来源说和前面的三个来源说有点区别。他还加了一个东乡族。关于东乡族，他说前人记录里“只说缠头回回，没提到什么民族，青海西宁一带历来主要居住东乡族和撒拉族，他们也信仰伊斯兰教，说话有点蒙语味道。蒙古穆斯林中姓马的部分人自称他们的祖先是东乡族，从这两点分析，阿宝王爷从青海带来的所谓缠头回回，很可能是东乡族”。[31]

（四）来自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2002年出版的《阿拉善和硕特》一书的作者道尔格先生首先说，关于阿拉善和硕特的蒙古穆斯林的起源，归纳前人的纪录，是由土耳其的战争俘虏和来到阿拉善的移民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但他认为更准确地说“阿拉善和硕特蒙古穆斯林的大多数来自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认为包括阿拉善和硕特的四卫拉特17世纪以前就和土耳其语族的其他民族有来往，因此可能那时就有伊斯兰教的传入。这是一种猜测。他根据前人的记载，也举例很多民族名。

根据道尔格先生的记录，最初阿拉善旗第一代扎萨克王何罗里（1697年-1707年在位）[32]移居阿拉善的时候随从部落里有被称为绿教的伊斯兰教徒，以哈日古特伊玛穆为首的塞兰[sairan]、安达扎[andaza]、巴日古德[bargud]、准格尔[zünger]、维古尔[oigur]五姓氏蒙古穆斯林。后来到了何罗里的儿子阿宝以及孙子罗布藏多尔济执政时期，西征准格尔时也带来部分穆斯林。他们是哈密王的属民，姓氏为维古特、安达扎，是少数维吾尔人。也在这一时期，由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国的安迪占来了“五氏七人”做葡萄生意，后变成了阿拉善王的属民，日久变成了蒙古穆斯林。这五氏分别为安迪占[andizan]、巴日古德[bargud]、哈拉哈斯[halhas]、萨利姆[salimu]、海日嘎斯[hirgas]，后来改称为安、郝、何、谢、段五姓氏。他介绍了有关他们来自于吉尔吉斯、撒拉族、东乡族等传说。还记载了到这里的盐湖做生意的回族也变成了蒙古穆斯林的传说。[33]可见他也没能摆脱诸多民族起源说。不过在他的书里记载了蒙古伊斯兰教徒是来自于吉尔吉斯的传说，这个传说比较特别，我们在下一段加以记述。

我们看传说的目的是民间记忆里如何地解释他们的祖先起源问题。民间记忆里也有不同的说法。文献记录依据了传说，还是传说依据了文献，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1. 祖先来自于东乡族

前面提到过，安·孟和先生在他的书里介绍说，在当今的蒙古族穆斯林中，传说姓马的部分人的祖先来自于东乡族。根据其他的文献记载，也有不同的有关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之传说。同样的传说在道尔格先生的书里也有。他说罗布藏多尔济王爷及其儿子征讨甘肃一带的撒拉族和回族起义，返回故乡时带来部分会讲蒙古语的穆斯林当作奴仆。

2. 来自于新疆的传说

我们到现在的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镇进行调查时，当地的居民给我提供了一份 10 年前拍摄的影视资料（DVD）。原始版本为阿拉善电视台拍摄的有关介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的生活状况节目。在这份录像资料里，有一名当地的居民讲，传说他们的祖先从新疆或青海来这里做葡萄生意。来了 7 个人，娶了当地的蒙古族妇女为妻，这大概是 300 年前的事。

3. 来自于吉尔吉斯的传说

道尔格先生在他的《阿拉善和硕特》里记载了有关这一方面的传说。据传说，从前在罗布藏多尔济王爷时期，有一个吉尔吉斯人家的一女两男三个孩子离家出走。他们逃到喀尔喀地方（现在在蒙古国境内）。姑娘到了一个富裕人家做夫人，而兄弟俩给人家当奴仆。兄弟俩忍受不了苦难，偷窃主人家的四匹好马、两支枪后，连夜逃跑。他们经过乌拉特领地，逃到阿拉善地区安居，成了阿拉善的属民。他们俩的妹妹发现了兄弟俩逃跑后，带兵追赶，但未能追到。道尔格还写到有关这方面的民歌，现在还流传于当地民间。[34]

三、生活方式

阿拉善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而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民众集中居住在旗东北部的敖伦布拉格镇、巴彦牧仁苏木等地。地处半干旱向干旱过渡地带。由于受降水稀少、蒸发量大、风大沙多等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在自然资源方面，草场的荒漠化程度高、植被覆盖度小、产草量底等特征。这种戈壁地理环境比较适合于以骆驼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因此这里的牧民除了养殖绵羊和山羊等家畜外，养殖骆驼的数量比较多。根据 2000 年的统计，敖伦布拉格全镇的牲畜头数为 38398 头（只），其中山羊 30628 只，绵羊 5689 只，骆驼 1422 峰。[35]由此可见，这里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主要从事游牧生活。

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信息，除了饮食习惯和殡葬仪式方面的不同之外，“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蒙古族部落没有太大的区别”。[36]春天是家畜繁殖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主要工作是接羔。如遇野外产羔就用随身携带的装羊羔袋将其背回家。天暖后开始剪羊毛、驼毛的工作。夏季看水草游牧。秋天忙于制作奶食品，打草，冬储等工作。冬天就有驯化犏牛、驯化三岁骆驼等工作。

四、风俗习惯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在风俗习惯方面，与其他的蒙古族部落相比，最具特色的是祭祀活动。尤其在葬礼方面和当地的其他蒙古族完全不同。他们严格按照穆斯林的习俗对死者举行殡葬仪式。

人去世后要对遗体进行清洗，阿訇决定谁来洗尸体。用干净的水洗三次。当地人称之为[usu barihu]。死者如果是女人则由女人来洗。阿訇在外屋念经。然后把死者的眼睛、嘴、耳朵等都堵好，用白布裹尸体。此时的白布等同于衣物。由阿訇来做这种白布衣服。盖在头上。白布上面写有很多经文，也有很多祖先的名字、训语等。通常把尸体安放在外屋。在安放尸体的帐篷里通宵点蜡烛。次日把尸体运往坟地。如果路途遥远的话，用骆驼驮去。在墓地，挖一个约 1.8 米长、1 米宽的坑，后在坑里再挖横向的洞，把尸体安放到洞里。上面平放梯子，梯子上面放毯子，在毯子上面埋土。这个步骤用蒙古语称作[gazar gargana]。然后念扎那素[zanasu]的经文。意思是召唤灵魂，给灵魂

指引去向。埋土前还念[duwa]经。安葬死者尸体的那一天还要举行见血和念经的仪式。念经的次数要根据家里孩子的人数来决定，比如某一家的父亲去世了，如果他家有三个儿子，那就举行三次念经仪式，这种仪式用蒙古语是[nom hiine]。

还有一种经文的名字叫[haidam tuha]。是埋葬尸体的第一天念的经文。三天后举行同样的仪式。按照来的人数念经文。带孝期间禁忌唱歌、剃头、剃须等，这一点和其他蒙古族部落一样。也忌讳去远地方，也不带装饰物。

他们的祖先都集中安葬在同一个地方。有集体的坟地。这一点和信仰基督教的蒙古族一样，与其他信仰佛教的蒙古族部落不一样。其他的蒙古族部落一般没有族群统一的坟地。部分地方是以家族为单位，拥有统一的坟地。也就是说拥有坟地的社会单位更小。与此相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都把遗体安放在一个地方。一年举行一次叫杜瓦的仪式。用蒙古语说就是念经祝福的意思。聚集很多人，阿訇也来。来的阿訇坐在老人的旁边诵经。人们带来活家畜，杀生见血。蒙古人没有这种见血仪式。但穆斯林必须见血。一个人死后第三天、第7天、21天、49天都杀牲畜见血。

关于灵魂：

有关灵魂方面他们认为和[huta]（胡塔一人名）有关系，也就是穆罕默德胡塔。因为胡塔创造了伊斯兰教。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做什么事情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把胡塔念在心里。如果说佛教徒是以拜祭佛像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而这里的穆斯林是以心里想念来表达对真主的虔诚，他们心里想着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面朝那里做礼拜，并且在人死后也是朝着沙特阿拉伯方向埋葬。人死后，由阿訇来念指引灵魂的经书，让灵魂去往沙特阿拉伯。

有的人还把所念的经文称为[zanasu bagulgana]。意思是给灵魂指引去向。

笔者好奇地问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人，有没有来生。给笔者提供信息的孟先生说，传说人死后去了异乡，但不知道有没有来生。据说是死后去了胡塔的地方会有好运，不再回到生前这个地方了。意思是从这里去了幸福的地方。

每逢有比较大的礼拜活动时，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众多数集中到清真寺。他们聚会的主要有两所清真寺。一个是位于今敖伦布拉格镇境内的好勒宝[holbo]清真寺，建造于1890年左右。另一个叫伯格特[bekte]清真寺，也位于现在敖伦布拉格镇境内。建造于1920年。

根据对安·孟和先生的访谈记录和他执笔的文章记载，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也过伊斯兰教有关的节日。比如有白拉台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但安·孟和先生的纪录与其他文献所记载的回族节日名称稍有差距。在这里参照了其他文献 [37]的纪录。作者认为作为民族学研究，应该如实地记述当地人民的方言。因此部分单词标注了安·孟和先生的蒙古文发音。

旧历十月初三（回历为初二）开始封斋[maqig barihu]。笔者到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市是2005年11月3日。根据安·孟和先生的介绍，今天是封斋月[maqig sara]的最后一天。他说封斋月和蒙古人的[nungnai sara]一样（此节日可能与藏传佛教有关，藏族有一种节日称娘乃节，藏历四月十五日，头天上午诵经祈祷，第二天闭斋，即全天闭口不语，不吃不喝。）。[38]太阳出来前可以吃喝。太阳出来后不得吃东西。70天后这里有大的集会。也就是说从今天起70天后诵经。当地人称为特古布尔月的都瓦[tegbür sariin dügwa]。回族称为古尔邦节。这时每户人家都要请来阿訇举行特古布尔[tegbür]仪式。仪式之日大家聚会在一起诵经。举行特古布尔的时候屠宰牲畜。屠宰牲畜时割断喉咙，接下来鲜血，拿到屋里，涂抹到屋里就座的每一个人的脑门上。意思是他们死后都要去胡塔[huta]之地，此日屠宰的牲畜就是他们去胡塔之地时当作骑乘的牲畜。在阿拉善地区的乡下大部分人家都屠宰绵羊或山羊。过去是宰一头公羊。把公羊的生殖器割去一年后当作这个仪式上用的家畜。但由于公羊不多，就用一般的绵羊来代替。这里忌讳用马肉。安先生说新疆的伊斯兰教徒用马肉来做特古布尔仪式。据说伊斯兰教内部有四个大伊玛穆[imama]（熟练掌握经文和礼拜知识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四大伊玛穆之间也有区别。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徒的祖先伊玛穆就不吃马肉。新疆人吃马肉，但在阿拉善不吃马肉和驼肉。这里认为马和骆驼是有用的乘骑。也就是说因为使用价

值高，所以忌讳食用。还有一说，即原先的所有阿拉善人都不吃驼肉，但后来生活变的困难了，就开始吃驼肉了。

这里近年来不太重视圣纪节了。听说过去也很重视。除此之外，这里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也很重视每年5月第二个周五的集会。集会地点在今敖伦布拉格镇的阿尔素[arsu]。阿尔素是祖先坟墓的所在地。如果遇好年，那里也举行那达慕。举行赛马、赛骆驼等娱乐项目。阿尔素的地势比较平坦，适合赛马、赛骆驼。聚会那天也杀生畜，举行血祭。还带去油、面、糖等，制作手工点心。把血和面和在一起做一个叫汉巴嘎[hambaga]的点心。据说回族就不知道这种点心。

他们除了过与伊斯兰教相关的节日外，还参加蒙古族敖包祭祀等礼仪活动。在这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信仰基督教的蒙古族有不同之处。居住在鄂托克前旗的信仰基督教的蒙古族认为祭祀敖包是黄教所为，因此他们不祭祀敖包。在鄂尔多斯信仰基督教的蒙古族群体由此把自我区别与信仰方面的他者。而在阿拉善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则以祭敖包来强化了同蒙古族的认同。

他们说祭火也和当地的其他居民一样。在腊月的23日如果是蓝、黑日就举行祭火仪式，而红日就不举行祭火仪式。祭火后7天之内不能向别人借东西。也不借给他人东西。祭火后3天内仍把火灰留在家里。

饮食方面严守伊斯兰教的饮食习惯。如不是阿訇屠宰的家畜肉就不能吃。只有阿訇屠宰的，经过念经净化的肉食品方可食用。

奶食品加工方法和种类基本上和当地的其他游牧部落相同。奶食品的种类有奶皮、酪蛋、黄油、酸奶干、奶豆腐等。可挤奶的家畜种类有羊、牛、骆驼。但牛奶相对少。这正是戈壁地区蒙古人的普遍生活特征。由于受戈壁地区气候、水源、畜草等情况的限制，包括内蒙古西部在内的戈壁地区所利用的奶食品当中牛奶的比例相对少。

日常习惯中，垃圾不往西方扔。他们认为祖先在西方。不过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阿拉善蒙古人和青海蒙古人有互相不扔垃圾的习惯，所以不往西边扔。

部分文献强调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善蒙古族与其他的阿拉善蒙古族在服饰方面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区别不大。对于服饰方面的这种区别在蒙古族内部由于部落或地区不同也有很大差距。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很多文献资料或博物馆陈列。在此不一一举例。

五、婚姻和亲属制度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坚持教徒之间的内部联姻。也有未隔三代的近亲结婚的情况。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担心这样会影响健康问题。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信奉同一信仰者与其他民族结婚的现象。敖伦布拉格镇的A女士介绍说，她母亲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她父亲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她爱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她说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在婚姻方面的要求没有回族那么严格。

婚礼仪式基本和当地的蒙古族相同。求婚时由男方父母带着酒，同异邦人到女方家求婚。如得到对方的同意，若干日后，再定好日子举行献哈达的礼仪。根据安·孟和先生的解释，献哈达是由男方向女方父母及亲戚送礼的一种程序。[39]这种仪式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仪式，使双方的婚约被双方更多的人接受和承认。在阿拉善的和硕特[40]、土尔扈特[41]等部落也有同样的这种敬献哈达的礼仪。还有在乌珠穆沁[42]、苏尼特[43]、鄂尔多斯[44]等内蒙古其他地方的蒙古族部落婚俗里也能看得到同样的仪式。根据文献记载，在蒙古国境内的中央、西南部也有同样的仪式，而且那里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种仪式具有定婚的性质[45]。在这些部落里，可以看得到，这种礼仪都有共同的细节，即礼仪名称都称作“献哈达”，礼仪的基本情节为向对方献哈达（哈达是一种丝织带状礼节用具）。我们可以把哈达解释为一种表达敬意的礼仪道具。他的来源也许和藏传佛教有关。但蒙古族往往以向最尊贵的人敬献这种象征性的编织物来表达他们的诚意。很显然，婚约礼节上他们也为自己的诚意，应用了这种象征性的编织丝带。如果从订婚的角度考虑，不光是蒙古族，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征性仪式。比如回族的“说色俩目”、[46]裕固族的“送哈达”[47]等仪式。哈萨克族也有类似的送礼订婚仪式。[48]

根据文献介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在婚礼上和其他蒙古族部落一样也唱颂歌。比如道尔格先生在他的《阿拉善和硕特》里记录了一段他们的颂歌。歌词里用

“愿平安吉祥，

奉源自上天的，

圣主成吉思汗之命，

遵母后博尔帖斤之理……” [49]等言辞来表达他们在婚姻制度方面严守蒙古族传统的事情。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也举行给孩子剃头的仪式。给三岁孩子举行剃头仪式在很多蒙古族部落里都能看得到。不过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部分颂歌的歌词。颂词开头就说明孩子的父亲是以“圣成吉思汗”为祖先的英明勇士。他母亲是以“诃额仑母亲”为祖先。[50]

六、结论

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半个世纪前，生活在阿拉善地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已经被确定为蒙古族，可是为什么对他们的族源问题争论不休？学者们竟列出十多个民族的名字，总想确定他们的祖先是一个有具体名称的××民族。也许这就是宗教对认同的影响。因为认同总是希望强调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体和其他的群体不同，或在某一个方面强调自己与周围有共同点，比如语言、宗教、生活方式、历史等，通过强调在这些文化因素的某一个方面的共同特征而强调统属一类。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讲的是蒙古语，过着游牧生活，但是信仰确是伊斯兰教。而在他们周围的另一个群体（蒙古族）虽然讲蒙古语，过游牧生活，但是信仰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佛教。在他们的睦邻地域，还有一个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回族），可他们不讲蒙古语，也不过游牧生活。从哪里找他们的祖先呢？人们就把所有的过游牧生活，并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一举例，尝试对这一群体找出一个明确的祖先部落名或民族名。难怪我们找到部分当地文人，对他们进行访谈时，他们竟把目光投向青海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那里。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在生活习惯方面和当地的蒙古族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服饰等，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敖包祭祀、祭火、婚礼上的颂词等都在强调和当地蒙古族的认同。我们不能仅仅由于信仰的不同，而忽略其他更多方面的共同点。世界上有的民族由于信仰一样，或者生活方式一样，而在语言或其他方面不一样的情况下仍谋求认同（例如以色列）。相反虽然信仰不一样，但是在语言、生活方式等一样的情况下（信仰道教、儒教、佛教、基督教的汉民族，信仰基督教、佛教的日本人、韩国人等）也可以谋求民族认同。

总体上考虑，关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体族源的争论，不能否认与阿拉善盟电视台 1994 年拍摄的关于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群体的电视节目有某种关系。从那时起这个小小的群体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追溯他们的历史渊源，进而就想尽快给他们找一个族源归宿。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文档或观察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应该仔细考察当地居民的生活、文化、认同意识等多方面因素，从而再考虑族源问题。当今世界关注民族关系，关注认同意识。不仅强调多样化，也强调共存。学术界澄清一个历史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个现实。也许重视历史和现实的辩证关系，结合客观的文化因素和主观的信仰与认同意识等整体论观点才是研究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安·孟和. 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152.

[2] 道尔格. 阿拉善和硕特[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 1239.

[3] 莫·布布拉, 贺·朝音布拉. 信伊斯兰教的阿拉善蒙古[A]. 阿拉善左旗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编. 巴音森布尔[C]. 1988

总 21 期.

- [4]阿·图门,察哈丽玛.蒙古人与世界三大宗教[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338.
- [5]阿拉善盟地方志办公室编.阿拉善盟情概览[M].1988.373.
- [6]安·孟和.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62.
- [7]范长江.贺兰山的四边[A].阿拉善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C].第一辑,1986.132.
- [8]阿拉坦宝力格.牧民村落里的天主教堂[A].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论文集[C].2005.
- [9]安·孟和.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61.
- [1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人文大百科全书大系·民族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40.
- [11]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7.
- [12]云肖梅.内蒙古土默特蒙古人的认同——部分家族事例为中心[J].日本北方学会,北方学会报,2000,(7).15.
- [13](日本)煎本孝.蒙古萨满教的文化人类学分析[A].煎本孝编.东北亚诸民族的文化动态[C].日本,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2002.437.
- [14](英国)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7.
- [15]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
- [16](日本)大冢柳太郎,等.人类生态学[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2.60-61.
- [17]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 [18](日本)松原正毅,等编辑.世界民族问题事典[M].平凡社,2002.1118.
- [19](日本)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
- [2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人文大百科全书大系·民族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40.
- [21]阿拉善左旗志编纂委员会.阿拉善左旗志[M].2000.241-242.
- [22]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少语办等.东乡语论集[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2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人文大百科全书大系·民族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73.
- [24]保安族简史编写组.保安族简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3.
- [25]撒拉族简史编写组.撒拉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2.
- [26]阿拉善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M].第一辑,1986.132.
- [27]阿拉善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M].第一辑,1986.169.
- [28]阿拉善盟地方志办公室编.阿拉善盟情概览[M].1988.373-378.
- [29]阿拉善左旗志编纂委员会.阿拉善左旗志[M].2000.241.
- [30]安·孟和.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61-162.
- [31]安·孟和.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60-161.

- [32]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阿拉善文史[M]. 第一辑, 1985. 91.
- [33] 道尔格. 阿拉善和硕特[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 1240.
- [34] 道尔格. 阿拉善和硕特[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 1240-1241.
- [35] 当地地方法政府部门提供的文件数据.
- [36] 笔者田野笔记.
- [37] 孙振玉主编. 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89-149.
- [38] 曾国庆. 藏族历史·文化[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281-282.
- [39] 安·孟和. 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193.
- [40] 道尔格. 阿拉善和硕特[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 1240.
- [41] 阿拉腾教道. 额济纳土尔扈特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105.
- [42] 富荣嘎, 拉·阿木尔门德. 乌珠穆沁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133-134.
- [43] 达·查干. 苏尼特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142-143.
- [44] 拿木吉乐道尔吉. 鄂尔多斯风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2. 41.
- [45] (蒙古)色·巴达玛哈屯.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族学(1)[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512.
- [46] 孙振玉主编. 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39-140.
- [47]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 裕固族简史[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82.
- [48] 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 哈萨克族简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29.
- [49] 道尔格. 阿拉善和硕特[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 1259-1260.
- [50] 安·孟和. 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74.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vestigation of Muslin Mongolians' Condition

Altanbulag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It analyzed the history, life, culture and identical consciousness of Muslin Mongolian in Alashan, Inner Mongoli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ccording to the writer's field reports and literature. It presented a holism of solving ethnic relationship problems by combing history and reality, objective cultural reasons and subjective ident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uslin Mongolian; Identical consciousness

收稿日期: 2006-02-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科研项目《草原游牧文明与蒙古族未来文明形态研究》(02JA2JD840009)

作者简介: 阿拉坦宝力格(1965-), 蒙古族,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关系、物质文化等。